

移山填海的人

何澤沛 著



I217.1

1217.1

I217.1
51

1061
433
(2)

移山填海的人

何 澤 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9 •

目 次

移山填海的人.....	1
夜車上.....	21
海島姑娘.....	37
島上紅旗.....	60
北京的雪夜.....	89

移山填海的人

“你要找罗細巴，跟他走吧，他叫小强，陈小强，跟罗細巴是一个村的人。”工区指揮所刘主任指着一个正在喝茶的小伙子对我說了这么兩句，挾起皮包，和正在等着他的工程师一齐走了。

小强是一个二十歲左右的小伙子，頭髮蓬乱，个兒矮小，稀疏疏的眉毛上溅有几星泥点，穿着一套頗为寬大的旧工裝。听见刘主任的話，抬起头來看看我，又忙着喝茶，一边喝，一边用眼睛瞅着茶壺。

已經快晌午了。六月的太陽象一团火球，坐在屋里就感到热气烤人，不到傍晚，是不会凉爽的了。

“你还要喝下去嗎？”我走过去問。

“这才第一碗，我要喝三碗。”小伙子也十分着忙，茶很燙，他又是吹气，又是晃碗，却露出很固执的非喝完三碗不可的神气。

我向他說明，我跑遍了石工大隊沒找到罗細巴，來到指揮所也打听不出詳細地址，是不是先告訴我地点，我自己去找。

“地点我知道，地名我叫不出。”小伙子仍然不抬头地喝

着热茶，直到喝完了一碗，大概也觉得他这个回答不能令我满意，就又补充说：“那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，前不挨村，后不着店，罗细巴就在那石头山的山洞里做工。”

这里的小石头山多得数不清，编上号我也要找半天，他却认为要讲的都讲完了。我只好耐心的等着。

他终于用惊人的速度，喝完了三碗热茶，把一面三角形的小红旗轻轻地折叠好，十分谨慎地放进胸前工装的大口袋里，满意地向我笑了笑，说：

“我是到指挥所送红旗来啦。每到月底，胜利红旗就要收回，重新奖给跑在最前头的小组。咳，白走一趟，红旗哪个组也没夺去，我还是原样带回。罗细巴在我们小组没有走，红旗哪能走呢？嘿嘿，这是第三回。”

“这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喝完三碗茶的理由吗？”我开玩笑地问他。

“嘿，你倒真会猜。这是我们开山队的秘密。”他小声地说，向四周看了看，见没有其他人，便放心地接着说：“刚开春的时候，第一次评奖，工地的领导人刘主任把红旗交给我，不知怎么，又递给我一碗茶。我回到组里。替我们煮饭的老王，怕我回来口干喝不到水，小心眼地给我藏起了半壶水，我把喝了刘主任的水仙茶的事告诉了他，老王嘴快，一下子传遍了全队。第二天，嘿，你去听吧，都在打主意下个月喝水仙茶哩。啧啧，水仙茶真解渴，要从刘主任手里喝到它，也真不容易。一个月要掏空三人高三丈深的山洞，不，往后还要挖得更多才行。你稍稍一松劲，人家就撵上来啦。”

我們走吧，我來領路。不遠，翻過兩個小山頭就能看見。”

我們離開指揮所，繞過几座象火車廂那樣腳接在一起的長形的工棚，開始爬山。山上山下接連不斷地傳來叮噠叮噠鑿石头的聲音。

屋外雖然烈日晒人，但有一陣陣海風吹着，反倒比在屋里涼快。

我的同伴更顯得活潑起來，東一句西一句地哼着小調，在前面快步走着。蓬亂的過長的黑髮在他頭上頑皮地跳着。在後面看來，他簡直是一個不知憂慮的淘氣的孩子。

他在一棵矮小的相思樹旁邊停下來，相思樹跟他差不多高。

“這樣的小樹，在海邊都成了寶貝，在我們那里，早砍掉燒火了，三四丈高的大杉樹還沒處長呢，誰稀罕這種不成材的小樹秧！”

“你是山區來的嗎？”

“是山區來的。跟這兒是一個縣，半邊靠海，半邊是大山。”

我們繼續爬山。小伙子又對我說：

“我有一年多沒有回家了。聽說，我們農業社又擴大了，併進來兩個林業互助組。他們搞的不壞，去年年底，報上登了我們農業社的名字，不簡單哪！增產模範社，全縣第一名。”

他不等我再問，就一個勁的講了下去：

“我們葛嶺村，說是離海邊不遠，可是誰也沒到過海邊。長到鬍子白，有人還沒有翻過四周的大山，一年到頭出不了

那个山窪窪，見識少，看太陽也比人家看得少，山上的老樹林把太陽擋住了。連外邊那些听了叫人一跳多高的新鮮事，也比別人少見了好多。好容易來了个电影隊，大人小孩都圍上去，指手划脚的看电影。一年四季出產的东西不少，可是怎么往外运呢？八个人抬一根大木头，翻上一座山，就黑了天，半夜住在荒山头，不敢放心大胆睡覺，怕野狼咬脖子。多少年，多少人都在講，修路呵，修路呵，什么时候修条大路，我們这山窪窪就变成金山銀坑了。可是真的要填海修路了，有些人又舍不得离开山窪窪不愿意出來参加修路。說是这条路是通到海边去的，离我們葛嶺好几十里呢，填海要填到哪一年？你看，是不是眼光淺？当时，村里只有我和罗細巴兩人报了名。”

“你跟罗細巴很熟，是不是？”

“那还用講？”小伙子奇怪地瞪了我一眼。“我們是一个村的，还是一个農業社的社員，在家里是一个生產小組，來到海堤工地，我們用一根扁担抬过石头，如今他学会了用开山机，我当他的助手。初到工地的时候，人家都把我們当做親兄弟。我要有这么个親哥哥，那才美咧！”

一提到罗細巴，小伙子就乐得眉开眼笑，順手摘了一片樹叶，用两个手指搓着玩，把剛才开了头的話全忘了，我提醒他說：

“你們兩個报了名，社員們欢送你們沒有？”

“社里人談論开啦。他們都覺着社里本來就缺勞力，活兒又正忙，所以不愿意讓我們走。他們說：瞧不起我們这

山窪窪啦，不願住山溝爬大山啦，想到海邊吹涼風吃海味啦；還是不要走吧，社里也够你們施展本領的了，年青力壯的，還怕撈不到當勞動模範？你聽，這是什麼話！這還不算，還有說得更氣人的呢！……這我就不詳細說它了。我和羅細巴想來想去，不行，不管他們怎麼說，非參加這項吓死人的大建設不可！天天講工業化，可是我們在山窪窪里什麼工業上的事也沒有看見過，這一回非去移山填海修火車路不行！你想，海堤上要跑火車，從北京來的火車能開到海島上去，這是多好！多引入！所以我當時就對那些不讓我們走的社員們說：‘等着瞧吧，什麼時候聽見火車叫，什麼時候就到車站來接我們，預備兩根竹竿，好扛我們帶回來的紅旗！’”

我們爬到了山頭，把遠遠的海邊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。小伙子擦去頭上的汗水，也在眺望橫跨海峽的黑綫一樣的長堤。几輛從海島開向大陸的汽車在長堤上奔馳，車輛後面騰起一陣陣灰塵，在陽光下，很象春天海面上常有的朝霧。聽得見工地上大喇叭傳出來的音樂聲。是晌午歇工的時候了，海堤上的砌石工人，紛紛向工棚走去。

“就是這樣的大建設！”小伙子吐掉口里嚼碎了的樹葉，指着海堤自豪地說：“你要是多看看，就也不想走啦。我小學畢業回到家，參加了農業社，干出了味道。現在來到海堤，更是哪兒也不想去了。搞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，越來越有癮，到時候不干不行，不插手進去，心里憋得慌。”

我發現我的同伴是一個熱情坦率、很愛講話的小青年，使他發生興趣的事情很多；他也不會隱瞞他的心思，就是在

生人面前也不会有什么拘束。

他一边走，一边侧过脸望着海堤，不小心被石块絆了一跤，不等我去扶他，他自己早已跳了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灰，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，说：

“有一回，我和罗细巴差一点从工地上逃跑回去啦！”

“你们想家了吧？”我笑着问他。

“不，一点也不想家，是在石工大隊时和分队长闹了别扭。你要知道，刚到工地的时候，我实在有些过不惯。人那么多，声音那么响，吵得头昏脑脹，耳朵眼好象鑽进了蜜蜂，整天嗡嗡叫。从早到晚，你听吧，机器响，大喇叭叫，一会又是炸山，震得脚底下都是动的。你正在走路，后边冲来了装满石头的板车，拉板车的人脚不沾地地往前跑，吆喝着叫人让路，你要是躲慢了一点，准给摔出几丈远。没等你看清这个性急人的脸，又冲来了一辆，照样，你得赶快让路。人跑车奔机器响……我有时睡到半夜，也陡然驚出一身冷汗。在家里，我是牵着黄牛在田边上慢吞吞的走惯了的。我们那个山窪窪，真是清静，大白天也只听到树林里的鸟儿叫，山澗里的泉水响，猛然来到这个人比树还多的地方，实在别扭人。可是罗细巴他倒干得欢欢腾腾的，好象个刚背上犁套的牛犊子，一股新鲜劲。”

小伙子停顿一下，看看我，表示他说的全是真情实话，很怕我不明白他并不是埋怨罗细巴，而是想夸赞罗细巴。

他又接着说：

“我心里越是别扭，他干的越是火热。我几次想瞅个机

会找他叙叙心里的話，他連个歇气的工夫都沒有。这样过了几天，我也干出味道來了。每当轟隆一声，炸开了几千年沒有动靜的石头山，工地上好多双眼睛都在望着我們。我就又急忙爬進山洞去，鑿眼，填炸藥，我自己催着我自己，快呀，快呀，千万別讓搬运工人擺着空車在旁边等呀！这时候，远远望見田野里，人跟着牛不慌不忙地迈着慢步，反倒怪不舒服哩。可是，我們的分隊長是个怪人，却老是看不慣我和罗細巴。总是說我們今天这块石头鑿得不合尺寸，明天又浪費了炸藥，他那个教訓人的粗嗓音，比工地上所有的声音都难听。他是个十几年的老石工。他从你身边走过，听听你鑿石头的响声，就知道你鑿得是好是坏。他去年得过獎金，人是个好人，就是那火爆脾气叫人受不了。那一天收工的时候，他看了看我們鑿的石头，越看越不滿意。他先教訓罗細巴，罗細巴跟他爭辯了几句。我一看，他要不留情面地罵罗細巴了，我哪里受得住？冲到他鼻子跟前給罗細巴帮了腔。气得他双手發抖，向我开了火：‘你們鑿的石头，工錢該打对折。頂好你去找一个馬馬虎虎的分隊長吧！’我一听可火了，把鉄鑽往石头上噹啣一棒：‘你提工錢干什么！我們是志願修堤來的，不發工錢我也干；可是你这样教訓人，我受不了。走，我們回去！’我拉着罗細巴回了工棚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就上床睡覺，准备第二天一早回家。”

“为这么点小事就不修堤了？”我着急的說。

“你听我講下去。我們上了床，可是怎么也睡不着。哼唧嗨唧的打樁声，接連不断的傳到耳朵里，我知道是在用人

工鑽探海底，躺在床上也幫着使勁。想起明天一走，就聽不見這聲音了，心里開始後悔起來。我把被子一掀，爬起來向窗口走去。窗口早有一個人站在那裏，我挨近一看，是羅細巴。他正在望着窗外的海堤。我記得清清楚楚，那天夜里是舊曆十五，月亮照得海水閃閃發光，象風吹白緞子一樣。南北兩岸一片燈火。幾千個搬運工人都沒有睡，要半夜挖出一條大水溝，趁着午夜大潮，把兩個小山一樣重的沉箱拖下海，架上橋，把堤身連接起來。下個月，堤上就要跑汽車了。這是移山填海最緊張的一夜，過路人看見了，也舍不得走呵！羅細巴望着海堤，忍不住了，對我說：「跟他鬧什麼呵？他也是心想早一天修好海堤的。好人好心腸，就是嘴硬不饒人。現在怎麼辦，走？還是不走？」我說：「那就不走吧，走了比挨分隊長罵更難受，都怪我年輕火氣旺。」我們就又走出了工棚，到了工地，挖得比誰都快。老分隊長也在那里，繃着臉，又要訓人的樣子。我們兩個頭也不抬，使勁的挖呀。隔了一會，老分隊長不聲不響放了一壺水在我們身邊。第二天，我們跑去向老分隊長低頭認錯。老分隊長皺着眉毛說：「干活去吧，不要就工夫！」」

小伙子停住了話頭。我怕他的話斷了綫，就故意問他：

“後來怎麼辦呢？”

“不多久，我們就从石工大隊調到搬運大隊了。”

“為了和脾氣暴躁的老分隊長分開，是不是？”

我聽說過，石工是技術工，工資高，活也不象搬運工那麼吃力，平常要技術工去運石頭，那是誰也不樂意去的。

小伙子用五个手指使劲的搔着头髮，看了我一眼，說：

“为什么要和他分开？我們后来搞得很好。只要我們干活干得漂亮，我跟他开玩笑，他也不生气。他是个严厉的老头子，不留半点情面的教訓人，这对我們刚开始做工的人是有好处的。他有五个兒子养活他，可是他不愿呆在家里享清福，他老伴不放他走，他偷偷跑來了。那么大年紀了，还非要親手把海填起来不可。你想，他那个奔社会主义的勁头有多大！他教訓人，那是恨鉄不成鋼。我們知道了他的底細，我們都很敬愛他，怎么会故意要跟他分开呢？是領導上因为石头运不完，就把我們調到搬运大隊干粗活去了。跟老分隊長分手那天，我站在他面前，心里想，你再狠狠教訓一頓吧，我橫豎不还嘴。可是他向我們豎起大拇指头說：‘有出息，小伙子，去搬石头吧！’他就是这样一個古怪的老头子，跟他在一起时，吵吵鬧鬧，怪别扭；离开了，心里又想他。”

小伙子講到这里，边走边踢着脚边的小石子，有的小石子滾了一段就不动了，有的小石子順着山坡一直滾下了海灘。他被自己这个孩子气的举动逗得微微一笑，接着說：

“人也是有高有矮，腦筋有快有慢，干起活來有老手也有生手。我們那个叫人想念的老分隊長，他要求每个人都跟他一样能干。可是，真能比得上他的人能有几个？他常对人說：‘我們这是为谁在这干活？是为了我們的社会主义，为了我們子孙万代。我什么都不眼饞，我就是眼饞你們年青力壯，眼饞你們为社会主义流汗的日子比我長。我歲数大了，比不得你們是早晨的太陽剛露头，我干一天抵得上你們

兩天，我還不甘心呢！”

因為修海堤，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。我們正沿着這條小路向山下走。小伙子忽然離開小路，向亂草中走去。我以為他是去摘山坡上的幾朵羊角花，就放慢腳步，好奇地回頭望望他。他在亂石草叢中走着，常常彎下腰。當我剛剛走到平地，他也從山坡上跑了下來，手里捧着一把和櫻桃相似的野果，他自己吃了兩粒，就放在口袋里，舍不得再吃了。

“羅細巴喜歡吃野草堆里長的這種山里紅。”

他因為能摘到這麼多山里紅，很得意，又向我敘述了一段故事：“小時候在家里，我們到山上給地主放牛，肚子餓了不敢回去吃飯，因為怕地主罵我們沒有把牛喂飽，羅細巴就教我摘野果吃。我們頂愛吃的，就是這種山里紅，也有人叫它老山泡。熟透的是甜絲絲的味道，沒有熟透的是酸溜溜的味道，吃得舌頭髮麻了，還想吃。有一次，羅細巴打碎了地主家一只破碗，地主大喊大叫，說這是皇帝娘娘賞的玉碗，說羅細巴摔了他祖宗留的傳家宝，要羅細巴賠他十八担谷子，寫了一張字据，硬要羅細巴在上面捺手印。羅細巴知道這是地主借故要霸占他家那片櫟樹林。地主用錐子扎他，用千里籐抽他，羅細巴死也不捺手印。後來地主不給羅細巴飯吃，想活活餓死我們窮孩子。你想，多狠的心！羅細巴想不干了，地主手里拿着契約，還差三天不到期。怎么办呢？我也沒有東西送給他吃，我就摘了好多山里紅送給他，他吃得吐酸水，咬着牙說不餓了。地主故意端出白米飯，擺在他面前，羅細巴連看也不看。地主覺得奇怪，怎麼羅細巴

一兩天不吃飯也不叫餓呢？就鬼頭鬼腦跟着我們走到山上，看見我們在摘山里紅吃，氣得他恨不得把滿山的山里紅都踏碎。羅細巴熬過這三天，不要工錢跑回家了。後來他看見我兩隻手因為采山里紅被刺扎得流血了，就抱着我大哭起來。這以後，我們兩個就好得象一個人似的了。來到工地一年多，把這東西都忘啦，今天我讓他再嚐嚐這個野味，想想孩子時候的事，我保證他一粒也舍不得丟，他吃飽了魚肉也會把它再吃下去的。”

小伙子走得很穩重，还用右手护着口袋，很怕碰坏了口袋里的山里紅。从他流露出來的純真而友愛的表情中，使我感覺到這個在黑暗的年月渡過童年的青年人，有着一颗多么淳樸而善良的心靈，他和羅細巴的感情，又是多么深厚動人。這是在苦難中生了根，又在新时代忘我的勞動里茁長的友誼，也許那荒山上的山里紅，可算是他們的感情的象征吧？

我正在這樣默想，小伙子又用一種愛慕的口吻談到了羅細巴。

“好多人都說運石頭不費腦筋，只要一把笨力，其實，這里面也有新發明。運石頭也分好幾種，有就近用槓子抬的，有順着坡路用板車拉的，也有用船從海上裝運的。我和羅細巴都在船上。用船運自然運得多，可是在海邊有個等潮水的困難，潮水不退淨，不能裝船，空船要耽擱好幾個鐘點。人家都是這樣運的，誰也沒有嫌慢。可是羅細巴覺得不對勁。有一天，他坐在船頭，望着唵啦唵啦响的海潮，發急地對我

說：‘老停在海邊等潮水退，怎麼能提早通車？’說着就跳下船，在水里蹣來蹣去。誰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，另外一條船上人喊：‘快上來吧，這兒哪能摸到魚！’人家在譏笑他了，羅細巴還是不理睬，隔了一會，他嘩啦嘩啦的蹣着水，扛着石頭上了船。潮水沒有退，船還晃晃蕩蕩的浮在水面，可是我們裝滿了一船的石头，運到了海堤，砌石工人奇怪地問：‘你們在哪裏裝的石头？’羅細巴說：‘在水里裝的石头。’工程師曉得了，跑來看，說這叫裝‘浮水船’，回到指揮所用大喇叭廣播起來，裝‘浮水船’的事，一下子傳開了。好多人跑來找羅細巴教他們裝‘浮水船’。”

小伙子講得興奮起來，很久都忘了用手護着口袋。

“我們就是站在‘浮水船’上，看見第一輛汽車從海堤上跑過去的。那一天人山人海，都望着海里的大海堤，誰也沒注意我們這條舊船，可是紅旗在我們船上一個勁的飄着，我們心里比那數不清的人們心里更高興。不想正高興得頭重腳輕時，老分隊長跑來笑着對我說，有個小姑娘找我。我一看，可不是，是個小姑娘，穿着紅褂綠褲花布鞋，胳膊上挂一個竹籃子，跟我們山區姑娘打扮的一樣。你猜她是誰？”小伙子快活的閃着兩只機靈的黑眼，望着我。

“你在工地認識的女朋友。”

“不是，我在工地連個老太婆都沒有認識。我干活都忙不過來，誰有工夫想那個？這是鳳英，也是我們農業社的社員，她在縣城學習會計，今日大半是特地找我來啦。她站在岸上搖着辮子說：‘我看見你們修的海堤啦！’我說：‘看吧，

看好了回去給我們宣傳宣傳！’她跑近船頭，手舉着籃子說：‘這是我送你的東西。’我接過來一看，是一本紅封面的小筆記本，還有兩條擦汗的毛巾。不知怎麼，我當時還不想收下，又怕推來推去，叫人看見，就塞到船艙里了。我想，東西收下了，該怎麼辦呢？陪陪她嗎？我實在沒有空。這時我見鳳英老是望着我，我猛然想起，就把指揮部獎的一本‘把一切獻給黨’遞給她。她還是望着我，我心里發慌，又聽見她小聲的說：‘你下船來嘛，我和你講幾句話。’說得跟蚊子哼一樣，還滿臉緋紅，害羞的低下頭。這真叫我不知怎麼辦好。恰好有人催開船，我沒有辦法，低低地咕嚕了一句：‘修好了海堤回去說吧。’不知道她聽見了沒有，就開船走了。她順着海灘跑着，喊我，嘿，追了好長一段，最後一個人回去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因為不好意思了？”我笑着問他。

“嘿，”他也笑了，“害羞，也有一點。不過，主要的是因為沒有空，是干活干得忘了一切。眼看海堤通車了，還有什麼比移山填海更迷人呢？我用不着多講，她也看得很清楚，我的船上飄着紅旗。……”

小伙子看我頗有些替他惋惜這次的會面，便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十分精致的小筆記本，說：

“就是這個小本子，當時我顧不得翻開看，裡面還寫着字呢。”

“呵！”我伸頭去看。本子的扉頁上寫着“送給移山填海的人”，下面是鳳英的簽名。

“她叫我是移山填海的人，可是在家裡，她叫我小蓬頭